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专门科学

〔保〕多道尔·巴甫洛夫著

辯証唯物主义哲学与专门科学

〔保〕多道尔·巴甫洛夫著

王 德 春 译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

2640/18
ТОДОР ПАВЛОВ

ДИАЛЕКТИКО-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ЧАСТНЫЕ НАУ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1957

本書根据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社 1957 年俄文本譯出

辯証唯物主义哲学与专门科学

〔保〕多道尔·巴甫洛夫著

王 德 春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4 5/8 字数 89,000

1958 年 12 月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統一書号：2074·162

定 价：(十一) 0.50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出版者的話

本書是由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多道尔·巴甫洛夫的三篇講演稿組成。它的中心思想是：哲学如不对专门科学的科学发现和成就作创造性的概括，它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反之，专门科学也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下，才能有真正的发展。由此可见，只有哲学和专门科学、理论和实践、逻辑和事实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解释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

此外，作者对哲学与专门科学的异同点问题、方法论问题、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问题等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这些论点“不都是最终的绝对真理，这里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书在苏联出版俄译本时，编者指出“作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由于它们的迫切性，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认真的、创造性的讨论。”我们相信，中译本出版后，也将引起广大哲学和专门科学工作者的切实的讨论。

1958年12月

作者为中譯本写的序

我这本平凡的著作“辯証唯物主义哲学和专门科学”被譯成中文出版,这件事不仅仅使我个人深受感动。

大家知道,在过去,在革命以前,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和黑暗势力曾不断地誣蔑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和在辽闊土地上順利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設以及中国人民在此基础上正在实现的偉大的文化革命,彻底粉碎了这种誣蔑。中国人民及其悠久文化的光輝形象,在以偉大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領導下的中国人民在精神和政治上一致的光輝形象,旭日东升般地出現在全世界人民惊异的目光之前。在这时,作者看到了自己的哲学著作之一被譯成中文了。这听起来就象神話一般。在这儿我想提一下保加利亚民間神話中的形象,提一下保加利亚民間古老傳說中的英雄人物馬尔科·克拉列維奇,他在表現自己的力量时,可以一只脚踏在从西到东橫貫全保加利亚的赫姆斯山上,而另一只脚却踏在离它数百公里远的皮林山上。当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民間幻想創造了这个形象来显示人民英雄的力量和偉大,这些人民英雄为反对奴隶制度、保卫被压迫者和失去权利的人而进行了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說,人民把自己智慧或真理的一点现实的成份注入了这个幻想。

而現在，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象一個真正的巨人，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洲到另一個洲地傳播開來。鎖住各族人民的古老的鎖鏈被打斷了，隔開各族人民的障礙被粉碎了，在以蘇聯人民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誼和全面的合作。這聽起來可真象神話一般！

至於說到我這本平凡的哲學著作的基本思想，那末中國讀者在讀了它以後自己會看到的。它的主要思想是闡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關於哲學和專門科學辯證統一的偉大學說，這個學說被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的具體條件和任務下創造性地發展了。

哲學具有實踐的意義，它把科學上正確的和革命的真實思想帶到勞動人民群眾的意識中去。因此，哲學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於正確進行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對於正確制定和進一步發展共產黨組織的革命綱領、戰略和戰術都是具有巨大的實踐意義的。而共產黨組織在一切社會主義國家中，當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都是站在工人、農民和全體勞動人民聯盟的前列的。

當哲學只是應用一般抽象的、不與實踐聯系的、不與一切專門科學聯系的思想和觀念的時候，哲學就要變成無益的耍弄聰明，變成經院哲學和煩瑣哲學了。而當專門科學中斷了與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聯系，而嚴密地封閉在自己純粹專門的研究和敘述的小圈子中時，專門科學就要變成庸俗的經驗主義，並且會引導我們走向粗魯的實踐主義

只有哲学和专门科学、理論和实践、邏輯和事实的辯証統一才能保証我們正确地解釋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

这就是本書的基本思想。显然，这个思想不是作者发明的，显然，它是一条原則性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天才地确定了这一原理，后来，斯大林在苏联、布拉戈耶夫和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亚、毛澤东同志在中国捍卫了这条原理，并作了具体的研究。毛澤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偉大儿子和所爱戴的人，也是保加利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偉大儿子和所爱戴的人。这些人民正在为反对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保卫民族自主和文化、保卫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

我并不認为在我的著作中一切都是最終的絕對真理，这里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論点。但是我要強調指出，这些值得商榷的論点是作者本人的。对于我們大家、对于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学生和繼承者說来，下面这些原理不是、也不可能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原理是：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科学真理是“客觀事物的主觀映象”（列宁）；“觀念不外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位了变形了的物質”（馬克思）；沒有无产階級专政就不可能实现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等等。这些真理对于我們說来不是需要商榷的，但是它們需要針对每个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种不同的条件和任务来进一步加以具体闡述和研究。

因而，假如在我的著作中有什么需要商榷的地方，那末商

權的不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的基本原則，而是作者在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條件下進一步敘述和研究這些原則的意圖。

布拉戈耶夫和季米特洛夫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保加利亞共產黨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偉大的蘇聯共產黨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以人人尊敬和愛戴的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所向無敵的中央委員會所領導的英明的中國共產黨也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最後，我懷着興奮的心情等待着對我的著作中的某些需要商榷的論點所進行的嚴格而客觀的、有鮮明的黨性的批評。

多道爾·巴甫洛夫院士

于索非亞 1958 年 9 月

俄文本出版者的話

提供讀者注意的这本“辯証唯物主义哲学和专门科学”是三篇演講稿的速記記錄。这些都是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多道尔·巴甫洛夫院士向保加利亚科学院各研究所、各系的研究生和研究員所做的演講。作者所写的“反映論”一書曾出过两次俄文版(1936年和1949年),因此,他是为苏联讀者所熟悉的。

在“辯証唯物主义哲学和专门科学”这本书中,多道尔·巴甫洛夫探討了一系列重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問題,首先是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专门科学(或个别科学)的相互关系問題。多道尔·巴甫洛夫闡明了哲学和个别科学的統一性和区别,闡明了它們在認識客观现实規律中的特点和作用。

一个基本的思想貫串在多道尔·巴甫洛夫的这本著作中:不对个别科学的科学发现和成就作創造性的概括,哲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相反,每門科学也只有在正确的辯証唯物主义的道路之上才能有真正的发展。由此可見,哲学和专门科学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絕對必然的。

多道尔·巴甫洛夫指出,列宁对19到20世紀国外自然科学危机所作的分析对科学和認識論有巨大的、原則性的意义。

多道尔·巴甫洛夫提出的一系列問題，由于它們的迫切性，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認真的、創造性的討論。

在出版多道尔·巴甫洛夫的这本书时，出版社尽量保留了作者的特殊风格和叙述重要哲学問題时的生动体裁。这种体裁是多道尔·巴甫洛夫院士演講的特点。

目 录

第一講.....	1
第二講.....	34
第三講.....	78

第 一 講^①

保加利亚科学院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組織的这几次講演不仅仅是为了我們的研究生；我們的研究生按照研究部的規定必須既参加自己专业的考試，也参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試。这些講演还为了科学院所有年輕的、年长的和其他研究人員，他們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程度上也参加了研究班，在这些研究班里結合有关的專門科学来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研究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何以見得我們保加利亚科学院（当然还不仅仅是保加利亚科学院）的研究生和研究員要承担这样重要的任务呢？为什么他們掌握了本門科学的专业知識和方法，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哲学知識和哲学方法呢？政府、党和科学院提出这种要求并严格地促其实现，是不是偶然的呢？

此外，政府、党和科学院經常关心并采取各种必要的措

① 1956年初保加利亚科学院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为科学院的研究生和研究員組織了基本哲学（認識論）問題的講座。作者以“辯証唯物主义哲学和專門科学”为題作了三次講演。同年，这三篇講演稿由教研室出版。

施，使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日益成為我們所有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領導的和非領導的）工作人員以及我國文化和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活动家的血肉相关的东西，是不是偶然的呢？

自然，不是偶然的！你們大家不止一次地聽到或讀到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特別是列寧，還有他們的忠實繼承者，例如我們保加利亞的布拉戈耶夫和季米特洛夫，都用各種機會、各種方式經常強調科學哲學必需與專門科學、與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之革命的和建設的實踐活動最緊密地聯繫起來，以便使科學哲學在他們手中不僅是解釋世界的武器而且是改造世界的武器，使科學哲學在他們的历史条件下、在為爭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成為一面戰無不勝的、所向披靡的旗幟。

究竟為什麼這樣呢？

為什麼一個沒有理論修養的工作人員的實踐會變成粗糙的、沒有前途的實踐主義，而一個學者的不聯繫生活實踐的理論會變成抽象的、徒勞無益的和誰也不需要的空談呢？

為什麼一個學者（某一門科學的專家），假如他不聯繫或者脫離科學哲學，就有陷入庸俗的經驗主義的危險；而一個哲學家，假如他不聯繫或者脫離專門科學知識，就有陷入空洞的、抽象的、徒勞無益空談的危險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並從而作出必要的邏輯結論，我們應該想辦法找出科學哲學和專門科學二者之間的共同點和區別。

然而，科学哲学和专门科学中的共同点（接近点、相似点、类似点、相同点）究竟是什么呢？它们之中的区别（不接近的、不相似的、不类似的、不相同的）又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也许已经发现，我在上一段导言中提的是科学的哲学，既不是提一般的哲学，也不是提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人类科学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的、最彻底的科学哲学。正是这样，它和马克思主义以前和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一切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哲学体系是有根本区别的。也正是这样，它是哲学思想史上真正的、革命的科学变革。这点是无可争辩的。

那么，如果我们试着绝对地、形而上学地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有哲学的任何科学意义，那将会是怎样的呢？

那将会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是没有任何历史前提的，是和过去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没有任何联系的、是没有继承任何积极的哲学遗产的（即使是批判地、创造性地改造过的），或者就象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说过的，是离开人类科学、哲学、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大道而产生和进一步发展的。那将会是这样的：希腊和其他古代哲学家，例如中国和印度的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斯宾诺莎的带有辩证法因素的唯物主义，以及英国哲学家和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都是全然絕對的非科学的哲学了；那还将会是这样的：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証法中（以及在康德的辯証法因素中，这些因素常常是被忽略的）也完全沒有任何有价值的哲学的和科学的内核了。

这种說法簡直是不正确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害的。这种說法和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特別是列宁的論断沒有絲毫共同之处；这些論断，現在每一个稍有素养的人，特別是科学院的每一个研究生和研究員都知道，而且都應該知道。

現代帝国主义資产階級的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信仰主义的。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們在下面将会談到。但这儿有另外一种情况。馬赫、彭加勒以及現代“物理学的唯心主义者”在自己的科学实验室里并不和无形的精神打交道，而是和物质的东西和过程打交道，他們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而另外一些人，如爱因斯坦等，則是自发的辯証法学家。

此外，甚至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魏斯曼和摩尔根主义者——在其生物学、生理学和其他科学实验室里、研究室里和試驗所里也必需和实在的細胞和实在的染色体打交道。这点我們并不否定。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否定的是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之哲学上的和一般生物学上的唯心主义的、实质上是不可知論的遺傳理論，但我們并不否定染色体的存在，正如李森科在自己的报告中說过的，这些染色体是事实，已經經過千百次試驗的檢驗，并且还經常地被檢驗着。但是，通过試驗並沒有檢驗和証明、也不可能檢驗和証明魏斯曼—摩尔

根的所謂不滅的遺傳質，或“遺傳因子”，而正好相反，它們是被試驗所摒棄的。事實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只是、或主要是由於現代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學者的唯心主義的哲學和一般理論觀點，就應該完全地、絕對地否定所有專門科學的事實以及現代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生理學家、形態學家、心理學家等所做的試驗和研究呢？

象愛因斯坦和其他一些現代物理學家，除掉一些唯心主義的哲學和一般物理學的理論觀點外，無可懷疑的，他們在作為一門專門科學的物理學領域里還有很多有科學價值的、健康的、積極的，甚至是革命的理論或觀點。應不應該無條件地、絕對地毫無保留地否定這一切呢？應不應該“把小孩和水一起從澡盆里潑出去”呢？顯然是不應該的。何況我們現在還號召更多的世界聞名的學者積極投入爭取和平、民主和各族人民相互合作的鬥爭呢！這是一項首要的任務，是我們時代任務的任務。

但是，假如我們果然象不久以前蘇聯，特別是我們保加利亞的一些愚笨的、在哲學上不怎么有學問的人所做的那樣，把小孩和水一起從澡盆里潑出去的話，那我們如何能完成這項任務呢？如何能找到必要的道路或橋梁來通向這些人、通向這些大學者的意識和情感呢？這些大學者有時還是他那專門科學領域中的革命者哩。當然，在世界觀的原則問題上讓步是危險的和不能容忍的。但是，難道象過去所表現的那樣，用庸俗社會學的態度、用宗派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態度來對待

爱因斯坦、狄拉克、海森堡、波尔、鲍林等人在化学、物理学和其他专门科学上的成就倒反而不是危险的和可以容忍的吗？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导言中又是有意識地提科学的哲学，而不是提一般的哲学。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它象任何一种宗教思想一样，完全不是什么科学的理論，也不具有科学的方法，完全不是什么科学的哲学。我們过去不論在理論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它进行过斗争，今后还要不断地进行斗争，过去揭露过它，今后还要不断地揭露它，并且要坚决地、不间断地揭露和斗争到底。赫魯曉夫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說得很对：这儿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动摇、任何退却和任何妥协。

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現在我們要关心的首先是下面这个问题：假如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一般的哲学对作为真正科学的专门科学的关系，然而却不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话，那么，它們之間将存在什么本质上的共同点呢？我們又想去发现什么、确定什么呢？它們之間什么本质上的共同点也不会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提的問題不是一般哲学和专门科学的相同点和区别（特点、异点），而是科学哲学（首先和主要的是辯証唯物主义哲学）和专门科学的相同点和区别。

不管是科学哲学也好，还是专门科学也好，它們首先都是